

## 第五回 蠢丫頭喜挑嘴言出禍作 俏侍兒俏呼郎口到病除

詞云：

不定是心猿，況觸虛情與巧言。弄得此中飛絮亂，何冤？利口從來不憚煩。 陡爾病文園，有死無生是這番。虧得芳名低喚醒，無喧。情溺何曾望手援。

〈南鄉子〉

話說彩雲問明了雙公子的心事，就忙忙歸到拂雲樓，要說與小姐知道。不期小姐早在那裏尋他，一見了彩雲，就問道：「我剛與若霞說得幾句話，怎就三不知不見了你，你到那裏去了這半晌？」彩雲看見若霞此時已不在面前，因對小姐說道：「我聽見若霞說得雙公子可笑，我不信有此事，因偷偷走了去看。」小姐道：「看得如何，果有此事麼？」彩雲道：「事便果是有的，但說是獸子，我看卻不是獸，轉是正經。說他可笑，我看來不是可笑，轉是可敬。」遂將雙公子並自己兩人說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與小姐聽。小姐聽了，不禁欣然道：「原來他拜的就是我的賦體詩。他前日看了，就滿口稱揚，我還道他是當面虛揚，誰知他背地裏也如此珍重。若說他不是真心，這首詩我卻原做的得意。況他和詩的針芥，恰恰又與我原詩相投。此中臭味，說不得不是芝蘭。但說恐我不肯下嫁酸丁，這便看得我太淺了。」

彩雲道：「這話他一說，我就班駁他過了。他也自悔誤言，連連謝過。」小姐道：「據你說來，他的愛慕於我，專注於我，已見一斑。他的情之耐久，與情之不移，亦已見之行事，不消再慮矣。但我想來，他的百種多情，萬般愛慕，總還是一時之事。且藏之於心，慢慢看去，再作區處。」彩雲道：「慢看祇聽憑小姐，但看到底，包管必無破綻，那時方知我彩雲的眼睛識人不錯。」自此二人在深閨中，朝思暮算，未嘗少息。

正是：

苦極涓涓方淚下，愁多蹙蹙故眉顰。

破瓜之子遭閒磕，祇為心中有了人。

卻說雙星自被彩雲揣說出小姐不鄙薄他，這段婚姻到底要成，就不禁滿心歡喜，便朝夕慇懃，到夫人處問安，指望再遇小姐，扳談幾句話兒。誰知走了月餘，也不見個影兒。因想著園裏去走走，或者撞見彩雲，再問個消息。遂與夫人說了。此時若霞正在夫人房裏，夫人就隨便分付若霞道：「你可開了園門，送大相公到園裏去耍子。」

若霞領了夫人之命，遂請雙公子前行，自家跟著竟入園來。到了園中，果然花柳爭妍，別是一天。雙公子原無心看景，見若霞跟在左右，也祇認做是彩雲一般人物。因問若霞道：「這園中你家小姐也時常來走走麼？」若霞道：「小姐最愛花草，又喜題詩，園中景致皆是小姐的詩，料小姐朝夕不離，怎麼不來？」雙公子道：「既是朝夕不離，為何再不遇見？」若霞道：「我說的是往時的話，近日卻絕跡不來了。」雙公子聽了，忙驚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

若霞道：「因大相公前日來過，恐怕撞見不雅，由此禁足不敢復來。」雙公子道：「我與小姐，已拜為兄妹，便撞見也無妨。」若霞道：「大相公原來還不知我家小姐的為人。我家小姐，雖說是個十六七歲的女子，他的志氣比大相公鬚眉男子還高幾分。第一是孝順父母，可以當得兒子；第二是讀書識字，不出閨閣，能知天下之事；第三是敦倫重禮，小心謹慎，言語行事，不肯差了半分。至於詩才之妙，容貌之佳，轉還算做餘美。你道這等一個人兒，大相公還祇管問他做甚？」雙公子道：「小姐既敦倫重禮，則我與他兄妹稱呼，名分在倫禮中，又何嫌何疑，而要迴避？」若霞道：「大相公一個聰明人，怎不想想，大相公與小姐的兄妹，無非是結義的虛名，又不是同胞手足，怎麼算得實數？小姐自然要避嫌疑。」

雙公子道：「既要避嫌疑，為何前日在夫人房裏撞見，要我和詩，卻又不避？」若霞道：「夫人房裏，自有夫人在座，已無嫌疑，又避些甚麼？」雙公子聽了沉吟道：「你這話到也說得中聽。前日，福建的林老爺來拜你家老爺，因知我在此，也就留了一個名帖拜我。我第二日去答拜他，他留我坐下，問知結義之事，他因勸我道：‘與其嫌嫌疑認做假兒子，何不親親切切竟為真女婿。’他這意思，想將來恰正與你所說的相同。」若霞道：「大差，大差，一毫也不同。」雙公子道：「有甚差處，有甚不同？」若霞道：「兒子是兒子，女婿是女婿。若是無子，女婿可以做兒子。若做過兒子，再做女婿，便是亂倫了，這卻萬萬無此理。」

雙公子聽了，忽然喫一大驚，因暗想道：「這句話從來沒人說。為何這丫頭平空說出，定有緣故。」因問道：「做過兒子做不得女婿這句話，還是你自家的主意說的，還是聽見別人說的？」若霞道：「這些道理，我自家那裏曉得說？無非是聽見別人是這般說。」雙公子道：「你聽見那個說來？」若霞道：「我又不是男人，出門去結交三朋四友，有誰我說到此？無非是服侍小姐，聽見小姐是這等說，我悄悄拾在肚裏。今見大相公偶然說到此處，故一一說出來了，也不知是與不是。」

雙公子聽見這話是小姐說的，直急得他暗暗的跌腳，道：「小姐既說此話，這姻緣是斷斷無望了。為何日前彩雲又哄我說，這婚姻是穩的，叫我不慌？」因又問若霞道：「你便是這等說，前日彩雲見我，卻又不是這等說。你兩人不知那個說的是真話？」若霞道：「我是個老實人，有一句便說一句，從來不曉得將沒作有，移東掩西，哄騙別人。彩雲這個賊丫頭卻奸猾，不過祇要奉承的人歡喜，見人喜長，他就說長，見人喜短，他就說短，那裏肯說一句實話？人若不知他的為人，聽信了他的話，使被他要直誤到底。」雙公子聽了這些話，竟嚇癡了，坐在一片白石上，走也走不動。若霞道：「夫人差我已送大相公到此，大相公祇怕還要耍子耍子。我離小姐久了，恐怕小姐尋我，我去看看再來。」說罷，竟自去了。

正是：

無心說話有心聽，聽到驚慌夢也醒。

若再有心加毀譽，自然滿耳是雷霆。

雙公子坐在白石上細細思量若霞的說話，一會兒疑他是假，一會兒又信他為真。暗忖道：「做了兒子，做不得女婿」的這句言語，大有關係。若不果是小姐說的，若霞蠢人，如何說得出？小姐既如此說，則這段姻緣，到被做兒子誤了，卻為之奈何？我的初意，還指望慢慢守去，或者守出機緣。誰知小姐一言已說得決決絕絕，便守到終身，卻也無用。守此無用，即曾禱告，但恐就如此

門，從蜀到浙，跋涉遠矣，閱歷多矣，方纔僥倖得逢小姐一個定情之人，定我之情。情既定於此，婚姻能成，固吾之幸；即婚姻之不成，為婚姻之不幸，以拼一死，亦未為不幸。決不可畏定情之死，以望不定情之生，而負此本心，以辱夫婦之倫。所恨者，明明夫妻，卻為兄妹所誤。也不必怨天，也不必尤人，總是我雙星無福消受，故遇而不遇也。今若因婚姻差謬，勉強辭去，雖我之形體離此，而一片柔情，斷不能離小姐而又他往矣。莫若苦守於此，看小姐怎生發付。

一霎時東想想，西想想，竟想得昏了，坐在石上，連人事也不知道。還是夫人想起來，因問侍兒道：「大相公到園中去耍子，怎不見出來？莫非我方纔在後房有事，他竟出去了，你們可曾看見？」眾侍兒俱答道：「並不曾看見大相公出去，祇怕還在園裏。」夫人道：「天色已將晚了，他獨自一人，還在裏面做甚麼？」因叫眾侍妾去尋。

眾侍妾走到園中，祇見雙公子坐在一塊白石上，睜著眼就象睡著的一般。眾侍妾看見著慌，忙問道：「大相公，天晚了，為何還坐在這裏？」雙公子竟白瞪著一雙眼，昏昏沉沉，口也不開。眾侍妾一發慌了，因著兩個攙扶雙公子起來，慢慢的走出園來，又著兩個報與夫人。夫人忙迎著問道：「你好好的要到園中去耍子，為何忽弄做這等個模樣？我原叫若霞服侍你來的，若霞怎麼不見，他又到那裏去了？」雙公子雖答應夫人兩句，卻說得糊糊塗塗，不甚清白。夫人見他是生病的光景，忙叫侍妾攙他到書房中去睡，又叫人伺候湯水，又分付青雲好生服侍。雙公子糊糊塗塗睡下不題。

夫人因叫了若霞來，問道：「我叫你跟大相公到園中去閒玩，大相公為甚忽然病起來？你又到那裏去了？」若霞道：「我屬大相公入園時，大相公好端端甚有精神，問長問短，何嘗有病？我因見他有半日耽擱，恐怕小姐叫，故走進去看著。怎曉得他忽然生病？」夫人問過，也就罷了。欲要叫人去請醫生，又因天色晚了，祇得捱得次日早晨，方纔請了一個醫生來看。說是「驚忡之症，因著急上起的，又兼思慮過甚，故精神昏饋，不思飲食。須先用藥替他安神定氣，方保無虞。」說完，撮下兩帖藥就去了。夫人忙叫人煎與他喫了。雖然不疼不痛，卻祇是昏昏沉沉，不能清白。

此時江章又同人到武林西湖去遊賞了，夫人甚是著急。小姐聞知也暗自著驚。因問彩雲道：「他既好好遊園，為何就一時病將起來？莫非園中冷靜，感冒了風寒？」彩雲道：「醫生看過，說是‘驚忡思慮’，不是風寒。」小姐道：「園中閒玩，有甚驚忡？若傷思慮，未必一時便病。」彩雲道：「昨日雙公子遊園，是夫人叫若霞送他去的。若霞昨日又對夫人說，雙公子好端端問長問短，我想這問長問短裏，多分是若霞說了甚麼不中聽的言語，觸動他的心事，故一時生病。小姐可叫若霞細細盤問他，自然知道。」小姐道：「他若有惡言惡語，觸傷了公子，我問他時，他定然隱瞞，不肯直說。到不如你悄悄問他一聲，他或者不留心說出。」彩雲道：「這個有理。」

因故意的尋見了若霞，嚇他道：「你在雙公子面前說了甚麼惡言語，衝撞了他，致他生病？夫人方纔對小姐說，若雙公子病不好，還要著實責罰你哩？」若霞喫驚道：「我何曾衝撞他，祇因他說長老勸他，‘與其做假兒子，不如改做真女婿’，他甚是喜歡。我祇駁得他一句道：‘這個莫指望。小姐曾說來，女婿可以改做兒子，既做了兒子，名分已定，怎麼做得女婿？若再做女婿，是亂倫了。’雙公子聽了，就登時不快活，叫我出來了。我何曾衝撞他？」彩雲聽了，便不言語，因悄悄與小姐說知，道：「何如？我就疑是這丫頭說錯了話。雙公子是個至誠人，聽見說兒子改做不得女婿，自然要著驚生病了。」

小姐道：「若為此生病，則這病是我害他了。如今卻怎生挽回？」彩雲道：「再無別法，祇好等我去與他說明，這句話不是小姐說的，他便自然放心無恙了。」小姐道：「他如今病在那裏，定有人伺候。你是我貼身之人，怎好忽走到他床前去說話，豈不動人之疑？」彩雲道：「這個不打緊，祇消先對夫人說明，是小姐差我去問病，便是公，不是私，無礙了。」小姐道「有理，有理。」

彩雲就忙忙走到夫人房裏，對夫人說道：「小姐聽見說大相公有病，叫我稟明夫人去問候，以盡兄妹之禮。」夫人聽了歡喜道：「好呀，正該如此。不知這一會兒，喫了這帖藥，又如何了？你去看過了，可回覆我一聲。」彩雲答應道：「曉得了。」遂一徑走到東書院書房中來。

此時青雲因夜間服侍辛苦，正坐在房門外矮凳上打瞌睡。彩雲便不打醒他，輕輕的走到床前。祇見雙公子朝著床裏，又似睡著的一般，又似醒著的一般，微微喘息。彩雲因就床坐下，用手隔著被撫著他的脊背，低低叫道：「大相公醒一醒，你妹子蕊珠小姐，叫彩雲在此問候大相公之安。」

雙星雖在昏瞶朦朧之際，卻一心祇繫念在蕊珠小姐身上。因疑若霞說話不實，又一心還想著見彩雲細問一問，卻又見面無由。今耳朵中忽微微聽見「蕊珠小姐」四個字，又聽見「彩雲在此」四個字，不覺四肢百骸飛越在外的真精神，一霎時俱聚到心窩。忙回過身來，睜眼一看，看見彩雲果然坐在面前，不勝之喜。因問道：「不是夢麼？」彩雲忽看見雙公子開口說話，也不勝之喜，忙答應道：「大相公快快蘇醒，是真，不是夢。」雙星道：「方纔隱隱聽得象是有人說蕊珠小姐，可是有的？」彩雲道：「正是我彩雲說你妹子蕊珠小姐，著我在此問候大相公之安。」雙星聽了，欣然道：「我這病祇消彩雲姐肯來垂顧，也就好了一半，何況是蕊珠小姐命來，病自勿藥而霍然矣。」因又歎息道：「彩雲姐，你何等高情，祇不該說‘你妹子’三個字，叫我這病根如何得去？」彩雲道：「小姐正為聞得大相公為聽見兒子做不得女婿之言而生病，故叫彩雲來傳言，叫大相公將耳朵放硬些，不要聽人胡言亂語。就是真真中表兄妹，溫家已有故事，何況年家結義，怎說亂倫？」

雙星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正是呀，是我性急心粗，一時思量不到。今蒙剖明，領教矣，知過矣。祇是還有一疑不解。」彩雲道：「還有何疑？」雙星道：「但不知此一語，還是出自小姐之口耶？還是彩雲姐憐我膏肓之苦，假託此言以相寬慰耶？」彩雲道：「婢子要寬慰大相公，心雖有之，然此等言語，若不是小姐親口分付，彩雲怎敢妄傳？大相公與小姐，過些時少不得要見面，難道會對不出？」雙星道：「小姐若果有心，念及我雙星之病，而殷殷為此言，則我雙星之刀圭已入肺腑矣，更有何病？但祇是我細想起來，小姐一個非禮弗言，非禮弗動，又嬌羞靦腆，又不曾與我雙星有半眉一眼之勾引，又不曾與我雙星有片紙隻字之往來。就是前日得見小姐之詩，也是僥倖撞著，非私贈我也，焉肯無故而突然不避嫌疑，竟執兄為婿之理？彩雲姐雖傾心吐膽，口敞舌頰，吾心終不能信，為之奈何？」

二人正說不了，忽青雲聽見房中有人說話，喫了一驚，將瞌睡驚醒，忙走進房來，看見雙公子象好人一般睡在床上，敬著半邊身子與彩雲說話，不勝歡喜道：「原來相公精神回過來，病好了。」就奉茶水。彩雲見有人在前，不便說話，因安慰了雙公子幾句，就辭出來，去報知小姐。

祇因這一報，有分教：守柳下之東培，窺周南之西子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